本報總社內政部登記證字第二三五四號　戲世界　本報經上海市政府二八二二號批准內政部登記

尚小雲昨演龍女牧羊

北平特訊：吉祥星期夜戲，荀慧生特演雙劇「虹霓關」、「龍戲鳳」，係本市某學界所煊。

◆尚小雲星期一演「龍女牧羊」，因各界煊演特不加價。

◆哈爾飛現由濟南約來評戲，坤伶青衫馬鳳關，定本星期六夜演「杜十娘」，爲妓女嫖客之當頭棒喝。

金仲仁

平訊：名小生金仲仁，年僅已三旬，其夫人金于桂珍年已三旬，侍定於夏歷九月二十六日，舉辦雙壽之慶，席設前門外，取燈胡同同興堂，現已發出請帖，分送各戚友矣。

◆慶祝壽辰◆

◆潘艷梅孫久剛將在哈爾飛演「探母回令」，吳菊癡、葉榮庭定演「百涼樓」。

◆吳玉帥堠辦之魯水災籌賑義務遊藝會，十九二十兩日在北海堠行，國劇有「賀喜福」「脂粉計」，李盛斌「花蝴蝶」，次日「雪艷娘」「鐵公雞」。

◆中和二十晚程砚秋演「賀后罵殿」，二十一晚演「沈雲英」。

◆章遏雲星期白天在哈爾飛演全部「柳迎春」，由黃楚寶、葉盛蘭分飾薛仁貴。

徐碧雲公演二喬

北平特訊：徐碧雲又將其念年前獨稱奉手之全部「二喬」，准今晚在哈爾飛首次公演，自周瑜魯肅乘喪投孫大喬小喬去信求遷，孫策起兵，攻破廬江，魯肅作伐，雙成婚配，劉勳接任，又集會稽于吉施樂，救濟黎、巡察城池，怒斬于吉，孫肅報信，「喬託疾，母開報，公室責詞，于吉顯魂，活捉孫命，此二十七場新製機關佈景甚多。大二條，中華基督二條，中華基督教會禮堂辦公處，及王府井大街，中華樂社，頗同胞，共襄義舉。

凌蘿女士伊人何處？

北平特訊：年來北平話劇無生氣，已着手大加整頓，由冷英任社長柏森任劇務部長基本演員爲賈玲夏冰痕張琦農莽胡金玉孟江冷等十餘人現正努力排劇希望，不過爲了要革除這種無謂的客氣話起見，開幕的時間免得臨時離坐，發生聲響，播動人妨礙秩序，第二，話劇，和唱的戲可以提高嗓子，高唱入雲，話劇只能照平常說話，但是決不高點聲調，「說話但是說不出」，因此必須要劇情格外的提高，肅靜，台上演員很自然的聲音，才能傳達到每個人的耳裏，若果場下不肅靜，演員在台上就不能不特別提高或放大嗓音，這樣八蜡廟出場矣，鞠公曰，費德公的力量究竟勝於孔明，蜀漢的丞相，竟被清代的惡霸推倒，誠趣談哉。

◆國劇社父失白杜

◆潘艷梅孫久剛將在哈爾飛演「探母回令」，吳菊癡、葉榮庭定演「百涼樓」。

◆吳玉帥堠辦之魯水災籌賑義務遊藝會，十九二十

高雪樵

◆昨日抵滬◆

本市消息：高雪樵石榮芳

舉辦賑災音樂大會

北平通訊：崇實、崇慈男女中學，道濟醫院、海京工廠、及北城其他教育機關，音樂愛好者，所組織之天恩歌詠隊，現因水災奇重，決堠行大規模音樂會，售票籌款助賑，現定於本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及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假教會大禮堂，舉行公演，並約請本市音樂家鍾道培先生，丁路得女士等多人參加表演。其項目有全體合唱、獨唱、鋼琴合奏、鋼琴獨奏、提琴鋼琴合奏、口琴合奏、樂號獨奏……等。凡二十餘項，票價一律二角，售票地點，爲北新社，並假安定門內公演，並約請本市音樂家鍾道培先生，丁路得女士等多人參加表演。其項目有全體合唱、獨唱、鋼琴合奏、鋼琴獨奏、提琴鋼琴合奏、口琴合奏、樂號獨奏……等。凡二十餘項，票價一律二角，售票地點，爲北新社，並假安定門內公演，自周瑜魯肅乘喪投孫大喬小喬去信求遷，孫策起兵，攻破廬江，魯肅作伐，雙成婚配，劉勳接任，又集會稽于吉施樂、救濟黎、巡察城池，怒斬于吉，孫肅報信，「喬託疾，母開報，公室責詞，于吉顯魂，活捉孫命，此二十七場新製機關佈景甚多。大二條，中華基督二條，中華基督教會禮堂辦公處，及王府井大街，中華樂社，頗同胞，共襄義舉。

王蕙芳行將赴京

平訊，首都國立戲劇學校，所招各生，今已考試完畢，關於教員方面，現已聘定名旦王蕙芳，担任教授花衫各戲，聞蕙芳已提日內南下。

◆武旦邱富棠昨丁父艱◆

故都菊訊

◆吉祥星期一夜戲，特約由漢新到馳名坤伶雲霞牛雲鶴鳴，露演全部借東風。

◆益世社張笑影，明日白天，在哈爾飛演唱，全部珊瑚傳。且預先售票，屆時自當極一時之盛也。

漢口光明大戲院改組近訊

◆首先赴漢者當爲楊郝等名伶◆

漢口通訊：本市光明戲院，改組平劇消息，已誌本報，茲悉幷有邀角之詳細記載，記者惟恐不實，經多方刺探，此事不爲無因，趙菊存赴平邀角返漢後，因其計劃之不佳，已未待合同屆滿，又行脫離北國而去，據凌，此次赴漢，一方面與熊鑑古交涉組辦公記事，另一方面，擬在漢另覓地盤組班，前本與法租界大舞台，嗣某同行經數度之接洽，戲，然則凌又將跳入何界，當不可測，至於北國劇社本身，現亦感覺太不振作，中，此事當不難成爲事實也。

共舞台

電話八〇八四八　地址今愛多路天津

李春萬王柏椿

同惡報

大舞臺

四本西遊記

黃金大戲院

杜夫人

梅芳蘭

◆暫行休息◆

興華製麵公司

鷄蛋麵

滋養豐富常夏令食適宜每盒二角六分

冠生園總支店有售

久咳易成癆

多致命者則傷肺日久易成癆因而之藥治今可勝數唯賽治癆必意藥先治肉無發之久嗽唐拾義醫師國藥師發之久嗽

特效藥每瓶一元二角

敬請大新街口二馬路

公記天仙

樂園

◆特請上海著名唱昆史歌伶晚清◆

徐彩芬　王月秋　黃麗芳　謝芙蓉　曹麗芳　曹蕙芳　徐碧雲　張曼芳　紅梅鳳

承華堂會演特作傑手拿己克日價

戲世界月刊出版

▲准十一月一日出書決不延誤

▲在此期內預約仍按原價辦理

本刊原向科學印刷公司訂明印額一萬份，乃自發售預約以來，訂戶踴躍，原印數目，不敷分配，特向印刷公司加印，致工作延長未能如期出書，有負預約諸君雅望，深爲抱歉，現正趕印，決於十一月一日出書，以後每月一日出版，在此期內照常預約，全年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三月六角，郵費以一分五分通用，寄費加一，空函不覆。

上海戲世界報月刊部啓　白克路五三三號

戲世界

齊如山

（上海版）（第貳百拾柒號）

今日一張　舊大洋二分八厘

（館址）上海白克路修德邨五三三號

（電話）三七四三五

（總社）漢口中山路濟芬二馬路雅廉里口

廣告刊例：長行七英寸高爲一行，每行每天三角三行三天起碼短行一寸半高三寸寬爲一格每格每期一元五角三期起碼中縫新聞另議

（報價目）日出一張增刊無定全年六元半年三元二角三個月一元本同國外加倍郵費在內作大洋郵費在內

「自誤」在京首次公演（上）

凌波

張道藩編導之話劇「自誤」、「十八」晚起始在京公演，並邀請黨政當局、藝術界同志、及國立戲劇學校師生、及新聞記者參加演出，連票之觀衆在內，達千餘人，八時半開演，劇凡五幕，幕幕緊湊，夜半始演畢，編劇兼導演張道藩於開幕前，向觀衆作一場報告，語多幽默，茲特錄其

編劇人張道藩登台報告

味的諸諸位到這樣一個簡的戲院，來看這樣幼稚的戲，說到這裏，使我想起了一個笑話。前有一位留英國學生，在倫敦請一位英國朋友去看戲，看完以後，他對那位朋友說，「今天晚上，坐也不好，坐也不起得很」，那戲不好，其對不起得很」，那位外國朋友聽了這話，有點莫明其妙，第二日向另一個中國留學生說，「既是戲不好，他爲甚麼剛剛請我看那一齣戲，既坐位也不好，他爲甚麼剛剛請我坐那個坐位，既是戲院不好，我又爲甚麼剛剛請我到那一個戲院」，這位同學就告訴他說「你未免想得太深了，那不過是我們中國人口頭的一句客氣話罷了」，今天晚上，到給了本會抄這幾句話的好幾會，正待「又無有不過爲了要革除這種無謂的客氣話起見，恕我不那免得臨時離坐，發生聲響，播動人妨礙秩序，第二，話劇，和唱的戲可以提高嗓子，高唱入雲，話劇只能照平常說話，但是決不高點聲調，「說話但是說不出」，因此必須要劇情格外的提高，肅靜，台上演員很自然的聲音，才能傳達到每個人的耳裏，若果場下不肅靜，演員在台上就不能不特別提高或放大嗓音，這樣八蜡廟出場矣，鞠公曰，費德公的力量究竟勝於孔明，蜀漢的丞相，竟被清代的惡霸推倒，誠趣談哉。

走雪

「走雪」一劇，即韓文公走雪故事，在平劇中向不見有人表演，惟在漢劇中則有此劇，爲一未之重頭戲，但僅一較三路角色尚能演此，而鼎鼎大名之余洪元反不曾一演也云。

葉世長佳劇閒評

卓自平寄

南陽關……亦爲四項皆備之佳作，葉世長飾伍雲召，工幽越，念白清脆，作做傳神，起打流俐，尤以表情之生色，一針見血，精采百生，如臨其境，出場引子，韻味悠揚，開報之急緩，形容之悲泣，在搖板唱詞之中，顯出愁苦之態度，做作表情，體貼入微，二場之倒板，以及城樓大段之唱工，腔調婉轉，嗓音充沛，奇妙之處，筆難盡述，與韓擒虎會戰武工之純熟，亮相之乾淨，節而言之，全劇由始至終，無一場而不精奇，無一幕而不生色也。

戲言

關於（馬前）之笑話

「馬前」，爲梨園可行之術語，蓋即請其快唱也，但此不過僅可情商而已，決不可以費德功打倒諸葛亮，使人「馬前」者也，乃前此費有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爲很誠懇的指導，多多扶助，所以才冒昧的報告諸位，多多指導，多多扶助，所以才冒昧的報告諸位小姐，諸位先生，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南京分會，特設了一個戲劇事業委員會，希望對於文化上戲劇方面多少謀一點實際的貢獻，所以才有這一次公演，自然很熟忱努力戲劇運動，雖但是處處都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一次能夠公演，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爲很誠懇的深切的要請求

青年會西餐部
四川路
Y.M.C.A.
經濟高尚之食會堂
全日大菜
七角
九角
一元二角
菜角五

戲女起解劇詞之商榷

寒梅齋主

女起解一戲，爲王棠春會審前之一折，其情節爲表演蘇三發配太原，隨解差崇崇道由洪桐起程前往之一幕。此劇在當今四大名旦演來，厥推關芳唱來最佳，蓋以伶王之唱，再輔以名丑蕭長華之白口，於是二美兼臻奏雅默察京戲中之唱詞，欠缺研究者甚夥，即女起解之戲詞，雖無十分錯誤，然小疵實所不免，例如「人言洛陽花似景，依我看來不是春，低頭出了洪桐縣境」之流水板，演蘇三者，往往在唱完「低頭出了洪桐縣境」之句，然後轉身繞城門略俯其首而出，再接唱「老伯不走爲何情」之散板，此「低頭」兩字，實覺有商榷之必要，因自古城門，高而且大，以一嬌小玲瓏之蘇三，若云打城門洞底下走過，自屬不生問題，其不用「低頭」也，可想而知，故其所用之「低頭三字，實爲不妥之極，依拙見而觀，反不如以「邁步」「款步」「移步」等字眼，用來代替「低頭」兩字，比較以爲相宜，況在轅口上，亦無多大困難，但又有人云，此「低頭」兩字，並不有指低頭出城門而言，乃表蘇三之傷感，此說較近情理，爰併紀之。

●今日在天仙客串之女豐麗雲女士●

戲談寶海之平調班

誰

舊時戲劇開場，必要行跳加官、戴面具、御紅袍、高視闊步、循台三匝，不作一聲，曾見故名士葉德輝和金瑛觀劇詩注云「凡戲登場，先有仕官入坐，則出一加官，不知其故，詢之老伶，云唐魏徵丞相，又俗傳爲五代馮道，考張國賓合汗衫雜劇，有官上加官之語，當起於南宋以前，至用加官貴軸，則加官之語，本徽宗有官上之戲場，此外李斗揚州畫舫錄所載戲班行頭，有加官旗名目，則其沿用久矣」又沈德符野獲編「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等種者，麼奇傳，皆係供奉御前，呼嵩歌壽，可宜教坊司鐘鼓司建醮之，並勳戚貴游賞鑑耳」故加官手持條幅，有天官賜福等吉利語即本此意也。此外湘劇中對跳加官一事，亦特別注意，日較他劇爲甚。

舊時戲劇開場，必要行跳加官、戴面具、御紅袍、高視闊步、循台三匝，不作一聲，曾見故名士葉德輝和金瑛觀劇詩注云「凡戲登場，先有仕官入坐，則出一加官，不知其故，詢之老伶，云唐魏徵丞相，又俗傳爲五代馮道，考張國賓合汗衫雜劇，有官上加官之語，當起於南宋以前，至用加官貴軸，則加官之語，本徽宗有官上之戲場，此外李斗揚州畫舫錄所載戲班行頭，有加官旗名目，則其沿用久矣」又沈德符野獲編「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等種者，麼奇傳，皆係供

戲月宮聆歌記

虛齋

月宮清歌社，位夫子廟畔，亦一姣姣者，時見一二人才，亦久爲顧曲者所讚許，如涉春森，胡叔岩、賓雁秋，與陳佩芳等，昨晚偕友前往聽劇，時適爲陳佩芳之八大鏈上場，唱來有味，嗓音圓穩清亮，元板一段，一氣呵成，然爲難得，賓雁秋之宿店，正板一段，爲人莊嚴，頗有叔岩之風，爲人莊嚴太快，胡叔岩之解寶，抑揚頓挫，表氣尤足，是故流水一段，唱來更佳，凌春森之烏龍院，腔穩調練，咬字眞確，頗有大家之風，亦不乏作者對于此點亦曾加懷疑，並嘗就教平中，某名票，據云此點確有研究價值，或

戲談譚捉放曹

自省軒主

許古人以自沽爲悲敬，不敢斷定，然此亦係臆度之詞，不敢推爲定論，倘有高明見教，固樂聞焉。

作者以爲捉放曹劇中，可

戲歌場雜碎

聽客

在首都紅極一時之歌史蕭麗雲，自經本埠天仙樂園主人曹甫臣挽入邀請，原定十九乘夜車應聘來滬，惟茲據蕭父有函致某君，謂因人懇請胡幫忙，不得已再展期，于昨（念一）晚由京乘夜快車返申，今晨抵埠。小廣寒自舉辦歌史徵衍選舉後，其中對揆首之逐鹿，當推素秋，蘇蘇蘇秋，樂弟三人，胡苟最烈，但以形勢論，素秋之跑馬，第一不成問題。

天仙小歌史曹蕙芳，善歌大面，家學淵源，得自其父市臣所授，然有時亦反串老旦，前（星期日）晚更以新學之宇鋒戲，彩排該園，反串青衣玩戲夠味，殊獲好評。天仙歌史曹蕙芳，日昨在後台觀伊妹彩唱宇宙鋒，於表演瘋狂時，獲得掌聲不少，蕙芳亦欣欣然面有喜色。

戲譚謝豔秋之起解

沙非

日前偕柳木芬，老高等，在天仙公記樂園聆歌，至時清唱已畢，適值彩唱，生涯甚爲不惡，是日彩唱劇目爲「女起解」謝豔秋去蘇三，扮相美麗，而唱與做亦極見工夫，惟唸稍遲耳，然其臉上有戲，實爲歌史中僅有材也，因之歸來而爲之記。

猪者未必係初次飲行二縱令殺猪者有此二語，曹操亦未必聽見，因相距數重屋宇之故，從曹殺家時，憤怒節理，即明瞭理，猪未有隨宰而不狂吠者言，曹操何以聽得猪叫聲者四，宿店一段中陳宮有云「我苦殺死此賊，天明豈不殺曹，連累店家，其實宮若殺曹，不獨不連累店家，抑且有利於伊，蓋店家可持曹之首級，於伊，蓋有司，想低限度，可得千金之賞，想陳宮當時，心中雖然煩悶，未必忘此點，作者以爲，却此點，作者改爲：「我若殺死之賊，豈不受人出乎反乎之譏，也能，也不免尋找馬匹，獨自走了罷」似近情理，不高明以爲然否？

◀孫盛文之戰皖城

上茶館談日日

沙非

上茶館，這是一般人的習慣，然也是隨着各地的習慣而異的，比方說：「湖北的茶館多是販夫走卒光顧，而北京的茶館，雖習俗人雜沒有，而販夫走卒光顧，而大人先生一樣的也上茶館。」也有是販夫走卒，而大人先生一樣的也上茶館的意卒，有的是爲着光陰無處消磨，到茶館裏去混光陰。有的是因爲有茶癖，更有的是因爲有茶癖，這且不去管他。無聊談天和接頭生意，這是上茶館來談天和有茶癖的，往往他們在開茶館裏去混光陰。有的是爲着光陰無處消磨，到茶館裏去混光陰。有的是因爲有茶癖，更有的是因爲有茶癖。這是上茶館來談天和有茶癖的，往往他們在開只是這般上茶館來談天和有茶癖的，往往他們在開話的時候，關出許多禍事，這正是上茶館時三話四的壞處。

怎樣爲話劇謀出路（四）

沙非

他們於演出上的設計，排演都是率出了，賊一鈴上，演有時候竟闖出了，賊一鈴倒」「退票」「滾下去」，這不但對於話劇的新聞，有所助益，簡直個人不能夠生存，個人的命運，組織了社會就不能離開社會，一個樣的是，而且要是戲劇不說要的發展了，公了，個人的理由，硬可產生，戲劇的新聞，某演成功，演員的觀衆，那麼劇，我們老說：「戲劇的觀衆，算是員，是不要觀戲，劇的，我們的觀衆，現在有很多的劇作家，本是，他們往往上觀衆所，已，許多人都帶了，着，到滿了，臉是面，行售出，定行，是的斷送了，話劇的命運，口拉攏來，織了，些演劇，脸